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以展布

此即下策之不以其道

此即下食之不能盡其才

文品芾函卷之二

雜說下

韓文公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旁人丸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千里馬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異材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高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不知其為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食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呼即下鳴之不能通其意

是一篇借喻格結語咏嘆含蓄便柳子作此結不免露出正意觀梓人傳橐駝傳可見矣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材而加礼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一句三字○位不尊力不足○二句三字祿不重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材亦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見欲與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此二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与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者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良馬耶其真無才耶其真不識馬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

余讀退之二鳥賦云感二鳥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進退之殊異增予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喜徒外飾爲是逞予生命之湮厄曾二鳥之不如汩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數况策名與薦書此篇論馬亦云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陋哉退之宜其不免貽譏后代若文則杰然矣

十年以來吾學院會其有數焉東以與議書是非論焉
異運乎生命之運氣音二意以不如但東西與南北而
進退之殊與諸子議之取舍執中心之何喜錄則論意
令讀選之亡息驗亦感二息以古今之藏圖名人共論

韓吏部進學解
玉川子月蝕詩
莫不拔地倚天
句句欲活如赤
手捕長蛇不施
控勒騎生馬大
旨出于揚雄解
嘲東方朔客難
班固荅賓戲而
公過之
已上設為先生
之詞此設為弟
子之詞

勤於業者一

進學解

韓文公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含蓄）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之詞○迂云語健）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

退之一生事業全在闢佛老故其文字亦只在此處膾炙人口

勞于衛道者二

文章著見者三

必鈎其玄兩句是讀書法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於己業詆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包裹也謂綴緝包裹儒術之罅隙漏孔處張皇幽眇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者則鋪張而廣大之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以上稱其勞於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佶屈聱音敖牙艱澁難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藻麗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遷之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為人成立者四

弼室曰主張全在此數句

此又設為先生解弟子之詞

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用人處

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為人之成立○孫云上四段稱美此下言其不遇正破無患有司不公不明之說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貶連州令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盲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扂音店楔音屑杗大梁桷椽也欂櫨二者梁上短柱也侏儒短椽之屬椳戶樞也闑門中橛也扂門扃也楔門兩旁木也各得其宜施以成

有是正理有規諷時相意

荀卿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為偽人性為惡此其學術不醇不得与孟子並也太史公雖並舉立傳然傳中所序惟尊孟子与孔子同而斷其異于談說之阿世取寵者退之

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朱砂也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三者皆賤藥牛溲牛溺也馬勃生濕地如菰而員輕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屈曲貌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

逆叙極無謂今先生是自謂對弟子之言此段凡二轉勢若貫珠

韓昌黎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及後動而得謗四句此意于李若極有補

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解前四段意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及遂竄南夷寺意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亦字為楹。杙欀也楹大柱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也味辛無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豨苓即豬苓也○此段見無瑳果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匠師匠氏二說

韓愈本傳云唐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至七年復為國子遷為博士後為四門博士矣及為御史之後又遷為博士矣及元和六年愈以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發明已意執政奇其才遷禮部郎中

昌黎進學解一篇雖意式祖漁父辭問荅成文同容雜解嘲賓戲達旨而洗發舊障為之一空蘇子瞻謂其文起八代之衰信哉今讀劉覆䖏賣柑者言脫化尤工

此篇是箴規攻擊体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參看

一難

二解

諍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乎哉二字連下 乃疑詞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薰字從孟子炙字変化來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 居于位五年矣 此句便含不諫意崇字變為華字無喜色三字変為不喜色 視其德如在翠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子凶以貶 之

愈應之曰 第一哎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 用前 言結変 悪得為有道之士乎哉 貶直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

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関鍵如一線

此等文字似齊整却又不齊整所以為高

今陽子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下望為如何也

看得他最深引

矦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
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
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
之心此一段六句是漫閑文法錦 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冐進之患生應無用 匪躬一
節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 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 上
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 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 句不為
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 句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 句
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 同學孟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証陽城不可不諫

此下三段皆用三且字故為進步作波瀾

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為祿仕乎一棒當令陽子俛頸吐舌不敢伸喙

官則曰諫議也（二字）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下畧）（此三句上同學孟子文法）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貶涉號）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滑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問得號）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藏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

二難　前面意思已說盡了生意只在尋設問處幹旋一節深于一節

二解　四二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許多清趣在

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藏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貶滑婉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

說要相生有經有緯而句法亦端莊可喜

三維

三解

此意最高折浔他心服以聖賢

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復提掇

浔醒學史記檀弓文法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第五段

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

皆無心求聞用析倒不求聞不求用句以滑其道不敢徒善其身析倒守其道而不變句仍引二聖一賢為証甚有步驟看他聖賢時人一語真名世之見名世之言愈摯愈緊

四難

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

韓公爭臣論亦擅一世之奇到末自分疏而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却亦回互得好令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

人之辭以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曉得陽子是一個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然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個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蘓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遊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

亡增亦人傑也
哉正是學韓子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賁束帛召為諫議大夫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城以死奉職既拜官久猶未建白公作此論譏切之

此周公与當時之事反覆对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然理亦如此疊用九個皆已字与後九個豈尽字照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字句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句 四海皆已無虞。六字句 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句 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句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十七字句 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 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蓋古文至韓雖云一變亦變之善者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下言士情婉曲而不罕

十四字句○此一段連下九個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下連三個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見聞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時宰相極有神力

多是將無作有生烟波

惟其如是三句文字多峥嵘

可謂洗発之極在今則為習語若脫化用之亦膾炙人口

與沐笑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虛字斡旋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

一路上自家來

以前是相之道
以後是士之情

叙周秦之士所以可去以起當時之士所以不可去句法長短錯綜鏗然可誦

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妙曲有法句法亦巧妙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個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個豈盡字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入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二句入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二句變文淂法今天下

一句歸結自身而不知字与不知進然應一轉有姿態

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已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段大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妙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更奇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按羅景綸云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

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綫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余謂退之此篇有巧女刺綉之工却自有天地自然之文直是不可多得

以木与馬起議論是古今荐士者話柄
而云千萬人云云言雖多無益已正以起伯樂一顧之意
此節詳見戰國策
始終言之一句收拾前意盖始終以馬為喻也即薦者在肆不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

頌篇末鸞馬不在二意

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執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韓退之高才天授杰出一時其上宰相書與為人求薦書詞氣俱懇惻動人能令聽者亹亹忘倦

寥之簡短之文更有味東坡小品似之

此篇与答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立說一則由李元賓立說皆具借景生情文字有許多轉折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 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字法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章法 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有情思有滋味 子之言以愈

因与李秀才無舊，徙于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始終記元賓以見相与之情、

所為亦遠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尒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于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退之荅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為

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只一個譬喻看他一連六個轉

既曰哀其窮又曰負其異卑巽中尚有一段矯矯之氣視之上相書者不同總見是韓退之氣節文字

徑二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音兵）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

洪濤瀾漾流離出其間洞庭岳陽之勝亦止是耳

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是實類于是收拾此文法最妙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唐舉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盖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拾宏辭試也或作與常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

好作奇語自是一種材料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奇拔此書婉曲中露奇不絕削而自合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于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乎齊門不

答陳商書

韓文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須求也所欲也意）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欲飲食）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律為律陰律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

能假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不因時而變為之遷就故韓公之談誠為見道之語

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愈白

公在國子時啇未第以文求益而荅之也啇後元和九年中進士第

委曲含蓄從子長贊叙中来首数句説董生豪傑燕趙之士意氣必有投合又轉説慕仁義者皆愛惜應轉有句再轉又從今日燕趙非昔日之燕趙又一轉燕趙尚有豪傑末一棹亦感慨悲歌之意

樂毅封望諸君

送董邵南序

韓昌黎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諸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洒感慨

屠狗乃不逞之徒遇真主而與若漢樊噲之流河北自

天寶而後阻轂數不逞之徒皆歸之語以明天子在上
是言卲南不必往亦以諷諸鎮之不臣也其旨深矣
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歸順
俱是不滿董生文不能二百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
豪儁之士相爲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不窮昌
黎序文當屬第一首

此以堯禹治天下与僚丸秋奕並論放蕩不羈學莊子文亦是一篇大議論所謂進技于道者

楚与宋戰而敗宜僚弄丸八個在空中九個在手宋軍望之楚免于難

這物字自山水貫到天地事物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音劑嘗也）其胾（音恣炙肉）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

之變處

何等過接

一草書而推本到此亦無人說得到

奇而又奇

不甚許他

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王績含之祖也
舉其先世遺文
作議論
阮陶二公皆嗜
酒好醉又与醉
鄉視切
見非旨于味
悲其不遇聖人
合王阮陶三人
故用一徒字
此美其先世有

送王含秀才序

韓昌黎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
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
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
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
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
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
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

忠祖
挾謂挾持文与
行張張大夸耀
之意
不脫醉鄉字

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此必王含能飲酒餘無可稱述姑就其祖醉鄉記三字作議論此文公最巧處文字超偉奇絕可愛

敘說刺史之雖為先說刺史之榮

此下說刺史之雖

兩段只是一段此文字妙處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此句一篇命脈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有地數百里趍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懽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

暗規于公

前面兩段意只一句收拾而尽意味淵然

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州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歛愈急勸于公寬賦歛以安州縣以安百姓蓋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述刺史粘着觀察使之事亦是借此而說彼云耳此下即与于襄陽書只隱括數語便見大意書辞止此

本欲規之故先誉之凡陳納于上者皆當如此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

欲譏刺其悪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浮進諫之道

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

送許君而乃贈于公文之変体也

自同自異句是一篇本旨民字賦字是綱領情字実字是子毋

此言異之失

送人作州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事文有法度意寓規箴非苟作者

此言同之得一篇命脉在此

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為刺史賢為觀察者不賢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獨急見觀察之不仁如是而政

又此一句收拾前面許多意思

規字收于公在內

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寛其縣其議論始公平詞意始圓備）愈于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于賦斂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校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

首言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乃一篇大主意即承以人之有言亦以自言其不平者
凡有懷欲吐皆是不得其平排必有所憤激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孟東野名郊少負才名與韓退之俱以文學締好時東野為時宰所抑有江南之後退之作此以送之大都皆為東野發憤故多用鳴字以自抒其不平云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錯綜妙處）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聲）有思，其哭也（聲）有懷，（不平）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結此一節論人聲之鳴有數於物）樂也者，（聲。又假樂聲引入下文）鬱於中

此借言樂與天皆擇其善鳴者以鳴則人之不得其平者亦宜鳴矣

此言文辭正以善鳴鳴者因舉唐虞夏商周各有所鳴以為証

而泄於外者也。（泄發也鬱于中而後發泄于外善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人來錯綜其妙）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及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

此又承衰周以來諸子紛紛爭鳴而道術分矣

此錯舉戰國諸人皆各以術自鳴其人品不齊而其為善鳴則一詞意迭出変化不可方物文

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卒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將使夫子為金石木舌之鐸以鳴道豈浮已哉其弗信矣乎。柳不可以信其事乎其末也。世降末後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亡亦有因以屈原之忠不周為騷為歎亦自鳴其不幸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謝疊山云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楊朱墨翟二人異端之學管夷吾字仲齊大夫相桓公霸諸侯著書二十六篇名管子晏嬰字平仲相齊景公管晏皆功利之說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子為道家之宗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

逸奇逕此哉

此又舉秦漢以降有善鳴者有不善鳴者以為論唐發端

非子愼到韓大夫善刑名撰書四十六卷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談天口鄒衍燕人論諸國推終始五德之說尸佼魯人衛商鞅師之鞅死逃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人散六國從連衡以事秦蘇秦之屬。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親以擯秦○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爭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以啟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遊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各用其術以鳴於時也秦之興李斯鳴之專言威令漢之時司馬遷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序石室金匱之書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宜春之賦揚雄有甘泉河東長楊校獵之作與大玄法言之書最其善鳴者也○亦漢人之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魏國晉國鳴者不及於古○其鳴者非古人比故不數其名然○亦未嘗絕也○然亦未始絕無其人也就其善鳴者泛指其名者而言之其聲清以淳或作浮○有一等鳴啟清坒而淳厚

步步用鳴字不見重複此文亦善鳴而驚人者
此方入唐之善鳴而孟東野尤以詩鳴与李翺張籍俱以善鳴而以命懸于天收拾大意
不懈二字下得斟酌三句收尽

者其節數以急有一等鳴聲之節促數而疾急其辭淫以哀又有婬淫乱而悲以哀若
其志弛以肆又有志尚玩弛而肆以縱漫者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故其為言
亂雜無文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豈天薄之而不顧恤耶何為乎不鳴其
善鳴者也又胡為不善于鳴敘前代之不鳴者衰此一節彩相錯歷唐之有天下且敘
唐之本朝陳子昂字伯玉唐興為海內文宗則天時為麟臺正字蘇源明元結李白杜
甫李觀字元賓為太子校書早卒皆以其所能鳴或賦或詩或代王言者各隨其所長以鳴
見前數子是先達之人謝氏云此六句包括多人其存而在下者自此以下始入孟郊東野之鳴孟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名未顯始以詩鳴其高出晉魏晉魏無善鳴者孟郊獨高
不懈而及於古不懈忽而可以及乎古人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自郊
出一等

題意善鳴二字於此乃結

結歸重東野本身只兩句收盡文章最妙時郊爲溧陽尉

之外他人則流為漢氏之不善鳴者語有輕重

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善鳴之尤者

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孟郊李翺張籍信乎善于鳴矣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不知天將養其聲之和平以大鳴國家文明之治耶謂三子之遠也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抑且困苦其身思自喪其心腸徒以鳴其不幸之事謂三子之終窮也照前面夫子屈原所以不幸之鳴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以三子之命皆係乎天懸斷也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然者。有以為未幸而不悅者

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序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二十九讀者不覺其繁句法

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鶩濤怒浪愈讀愈可喜
錢豐寰曰洸許多物許多人錯綜立論奇奇怪怪煩煩褋褋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於末一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語文字之變幻者無過此作
將牽合入天成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

先從盤谷字面設爲或者之言敘出隱者盤旋之名

次設爲李愿自言知大丈夫之見知于天子而榮顯于當世者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李愿者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愿以賄去官歸隱盤谷中退之作序以送之盛稱隱士之高又不說低了仕者通篇借李愿說話曲盡世情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人謂環繞兩山之間如盤之爲或曰。是谷也。或云是山之谷如此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槩李愿所居愿之言曰。託愿之詞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輔佐天子出布號令其在外。則樹旗旄

皆人所欲羨而不可得者然有命存先以仕而形起隱者文法

前段樹旗旄及曲眉豐頰數語皆是樂于身処才畯滿前二句皆是耆於前處後段與其譽于前四句正映發仕不如隱

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秀也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簡畧言語不敢瀆聽曲眉豐頰。青蛾○左右之人眉曲而婉額頰豐美清聲而便體。聲清清而可聽體便便而自存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中心惠而聰明飄輕裾。翳長袖。飄然輕揚其後裾隱然曳拖其衣袖粉白黛綠者。面勻白粉眉染綠黛列屋而閑居。寵愛之姬不事女工而擺列習閑妬寵而負恃。彼滑寵愛此嫉妬之而侍其所寵者自負其美争妍而取憐。争為妍美之貌以取主人之愛極模寫之妙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此形容處士之樂所以為己自任此之謂大丈夫即不遇於時何恤哉

此形容奔走之人無時休息而一句結上三段文字最新奇

或作遠望者非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謂薇蕨之屬井 釣於水。鮮可食。謂魚鱉之屬新鮮可用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車服之賞不結縛于我刀鋸之明不加害于我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世之治乱我不知之朝廷黜陟我不聞之 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說隱居退遁之人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欲行不行之貌 口將言而囁嚅。欲言不言之貌 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此其人視上面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何如

寫出盤中情景真隱島真樂境色色如書種種不窮令人可以卧遊其筆端巧奪天工

也。（此一節說汲汲求進之人）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烹也）盤之阻。（屈拆）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可容其居）繚而曲。如往如復。（似往前而復至其後）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德入所居惡獸水蟲之作害者自辟）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鬼神為守護其所居呵斥禁止山中魍魅之屬）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其所望。（此中所養無所不足外亦何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通篇全托為李愿自言蓋謂進用者之所為如此退居者之所樂如此乃士又何為遇當退而又求進也故以為人之賢不肖何如也一句煞之此中有規諷愿之退更不必求進意蓋愿之以賄敗也韓公已知之故其歌之末句云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則真示以永矢弗諼之意也

議論行叙事是退之變調借從事者存詞作頌羨極得体退之李孟子不及左傳有隔真李左傳處送石洪處士序文是匹與之語道理當則龜卜也止中間用二個若字

送石處士序

韓文公

(石處士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音芒)(水名)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一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句三字)辯古今事當否(句六字)論人高下(句四字)事後當成敗(句五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

者三意文法變化長短不同文借從事者之言安頓石先生趣好

以上叙烏之求

此言出處斷之于己

此叙先生之行

御為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二句合為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者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怠軟弱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模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

四祝辭一段緊一段

賀辭一

祝辭二

祝辭三

祝辭四

拜祝五

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叙事句有法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也酒二行且起有執爵而言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只下以道自任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巧妙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無昧於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段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句健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早夜以求從祝規此一

前面許多委曲一句結

句是左傳句法

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或作遺

通篇總是相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安貧樂道學博謀長便見不肯畜利於大夫私便其身畜而能以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便見非富其家飢其師受佞人味諂言之人而能以義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凡四段便見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

言石生見其能盡取無留良也其美溫生處全托在去後感慨中見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溫處士名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

為羅為媒句法奇甚

自居守至礼于其廬文法凡四段

以烏公為士之伯樂應首一句意

排闥一步才見正大而地位高

為羅文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様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巒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

以此兩句收於前意為天下賀應末內外無治不可得句為吾致私怨應何能無介然句詞不煩而意明盡

也。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有氣力有光燄。愈縻于茲數句是設為羡溫生局面。不如此不足以見溫生之賢

此段尊中國得体

此段待夷狄得体

奇陳無若此序

此言應招出使且張大其行色妙甚::

美其遠行無世俗離別態生色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尊中國得体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尊中國得体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

栗按
愚前選本有经
法线見底子结
存疑

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獸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一只跌記此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

按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絶三省㸌反省思井反羅新仲云唐以侍中兩省為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淅剌剌

總篇將二疏事相形起議論末美巨源能歸其鄉凡四段前後照應而錯綜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内無之

退之見楊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來形容粧出許多景象前說二疏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見前漢書疏廣傳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

亦有或少尹所
至後說少尹所
有或二疏所至
情詞曲折動人
末作慨世之詞
歸美少尹種々
多情全人一讀
十起
應古今人不相
及後歸美巨源
作結々
此見不去其鄉
起

足道路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二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退之自欲張大之舉来評論
又不可的言其有特為疑詞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
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失言其斟酌如此

此辭意頗類白樂天哀陸鄭辭真足以洩不平者之憤

末六句狀出死者之英灵而寄之以追遠之思哀死之情可謂曲尽

獨孤申叔哀辭

韓文公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首二句言皆天之所使次二句言世之妬賢者中二句又說歸之天死者以後乃曲致哀慟之情可謂文中有畫

語意類独孤哀辞故附

此正天道不可知處故下文所之曰蒼〻不可問即司馬遷伯夷傳所云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之意

附白樂天哀陸長源鄭通誠辭云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據此言其嫂亦賢婦

叙自幼艱苦之

祭十二郎文 不可不讀

韓文公

年月日 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

狀平生離合之因反覆熟讀令人悲酸

自吾年十九以下追叙其合離之不常卒不可合而遽死真一字一淚

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亮々今俗本茫々非是

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

陳後山詩平陳動毛視荒〻本無也余按古書一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二字也二義多相近當存之

此段為疑信之詞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咎于天与神与理哀傷之意也看他筆端真是寫出叙徑塗情

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今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

雖然一轉言也亦將死而頓上寄孟東野書之意詞愈悲而愈切至

又恐其子不得成立危疑之狀益見深情

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

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意到筆隨不竟其詞之

復敘哀痛之情且自憤其不孝不慈不与相守而吩離更有感

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今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躰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尸。窆下棺也音便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淂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

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詞益可哀

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有其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方作盡）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篇中汝之子始十歲謂湘吾之子始五歲謂昶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天昌韓後　此孰謂不可異其成立耶

其父恃權貴子厚乃附叔文有愧乃考矣然此說入子厚只許子厚文章乃韓文公斥兩處善出脱子厚却深放過子厚

柳子厚墓誌銘 不可不讀

韓文公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大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字讒)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

此句煞斥論地妙甚

按王叔文常執誼用事拜尚書礼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此文却為之諱不露其姓名深甚婉曲

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

旨嗚呼士窮以下乃因事起議論葬常無此体乃學伯夷屈原傳亦銘体之變者
謝疊山取節文其召至京師起至能辨之者止
此以下必因當時子厚交游中有此事故昌黎感慨而詳及之

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

嫉子厚之才竟以少不更事終是廢矣可惜也設退之于此特發悲憤之辭看他四五轉處真可動心

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伾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於柳州刺史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

昌黎稱許子厚大寸斤兩不放一步

附書此兩人以子厚死南夷中歸葬甚費俱兩人從事故不沒之

如今無疑也。此五節議論有斷制有回幹有馳驟意氣激昂而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此寧幾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

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性學曰退之志柳子厚其文便似子厚志樊宗師其文便似宗師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靈巧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盖掩故其疵處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致憐才之感令讀者但為三嘆而痛心奚暇問子厚持身之非耶盖公與子厚舊交也故其文最加意

首段只知事

次開二段說

自設有不幸至何若雖滑倒處大抵雖文字須雖滑倒辟如爭訟頭爭滑倒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珪曰以此封君　史記晉是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二）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卽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

破得好

意思層層好

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留一說在此

行之何若。（節三）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此一轉尤妙）吾意周公輔成王。（節五）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節六）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音抉毀也玷也）者之事。（節七）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結尤高）

此篇文一段好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在後方妙

梓人持技藝之末而柳州通于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関至大之理也非有識不能作此文字旨〻埋伏後案一段是布景處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隟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

此處句〻申上
且又伏後案

既成數句先撿
含蓄爲下文張
本乃一篇精神
命脈

以此滿句收上
面許多意

意思在此始露
出

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
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
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
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與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
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
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
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

此關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段段回應得好

讀黃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所謂珠玉在旁覺我形穢也余于柳子厚梓

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鄰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

人傳亦云子厚此傳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委任群職卒以坐享成功彼秉均持衡之相何憚而不爲邪歟刺時相正在此意

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

文生一意以主為室者喻人君任相一篇意思繞滿足此又示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利意亦從梓人上喻相道

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圮毁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

其或以下数語則刺宰相之不能任事而貪位者

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人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過者楊氏潛其名

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材受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之大小以為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器使以為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文字有關世教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惟忘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借種樹以喻居官理政者与捕蛇說同一機括

主意在此

此教句只淺淺說植木上說道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僂佝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我不能有術使木之長生孳茂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不過順其天盡其性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舒展）其培欲平。（平均）其土欲故。（欲得故舊）其築欲密。（密實）既然

理亦說得十分痛快

數語似從孟子養氣工夫体貼出來以上言無心之得以下言有心之失

漸說入正意与嘽入傳同

已勿動勿慮不可搖動不可怒慮去不復顧棄去不復顧視其蒔也若子其我種之初愛護如子其置也若棄既置之地則若捨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助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根拳曲而不舒上換易而非故易更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反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

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可與韓文公贈崔復州序參觀

歸結處似冷淡然一篇精神命脈全賴此句收拾

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緒絲）。蚤織而縷（縷布）。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林希元曰此與梓人傳似韓退之圬者傳乃借種樹作室以規諷當世蓋牧民當順其性亦猶種樹不可拂其性

也知種樹之法則知牧民之道矣此立言之意也可謂
垂世之文

柳亭參見
讀文公謂崔種
今人讀然可去
此篇來古讀之
寓出俗吏情弊

倪爾升
若好須其
乎謂曰故知種樹

韓愈曰子厚送薛存義序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傭字用得奇謂民出賦税以僱吏〻治已此數句正發傭之事勞不同也四語轉摺有神有力子厚此序文辭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 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水涯也 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非今之所謂吏也 若汝也 知其職乎。一篇筋骨 蓋民之役。使也 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老意佳 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税也 傭乎吏。猶言僱吏也 使司平於我也。使主治平于己呂云下得的當 今受其直。僱也 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舉世如此 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喻取民之財 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財貨什物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責罰之矣譬得切 以今天下多類此。今之居官者率多類此 而民

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絶亦退之所不及

結前段直字又結由段畏字文字極有關鎖爲更若若思到此將不能一日無事憂勤惕厲之心自不能已

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貴賤之勢不相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理則相同〕如吾民何。〔其奈我民何哉一篇骨力〕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謂勤于政事〕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之善〕老弱無懷詐暴憎。〔謂滑民心〕其爲不虞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謝云應前閑鎖〕吾賤且辱〔子厚謙辭也〕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於其往也。〔謂朝覲京師〕故賞以酒肉〔應起句意〕而重之以辭。

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畧無滞礙學者宜玩味之

然使脫凡詞氣亦軒軒豪舉

以釣喻進取何等妥切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中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為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八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為方之於釣者綜綸不屬喙甚直（一本喙上有釣字）嗜有美餌者（一本嗜作懷字下無者字）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哂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褎衣之徒視子而捧腹（捧腹而哂）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

此段叙其志節文藝之雄傑処句々鍛鍊聳人視聴

此叙其不第

此叙其将遊南鄭

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棲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榮名之顛遂笈（箱也）負書典墳紬文章比來王都咲揖群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談譽由是為闠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比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罄傭室寓食方将適千里求仁人被冐畏景陟降棧道合欲抑而不嘆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明）手劍而盟者（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劍而從之）皆

吾聞焚舟以下有慰之勉之二意君子愛人以德即此可見

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之恥（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之）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遂返勉自圖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之語若無所容其身者不如高蟾下第一絕為知時守分無所怨慕斯可貴也故柳子厚此序全是慰藉韋弨庶詞婉曲而意深長

此篇既要揄揚弘農公又要揄揚戴氏此作布置得法說弘農公處不走了戴氏說戴氏處又不走了弘農公離世樂道是一篇主意以上序景以下序人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坻音遲與坻同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冣。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朱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陽。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

序池之景物雖神筆不能畫不知果有是否也至于人与地交贊之語則意超形外不止于説山水矣奇作奇作此段是以宴遊休息之所為進德修業之資道益懋應上樂道雖世不果尚期真為世用也應離世

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其疑及字莊子文中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文采燦明貌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楊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

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此文如引繩貫珠循環無端而豐約不差毫釐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父子人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為之發揮則戴氏亦一碌碌人耳况其池與堂乎

柳子厚茅亭記當爲子厚諸記中第一文字

天然形勝天然句法可稱兩絕

描寫

轉處欲插入茅亭之所以作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搏柱也櫨音盧其上枅也節欂上梲首梲梁上梲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越於莽蒼之中。崒慈恤切莊子注莽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参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屐齒不及。屐一本作屐謝灵運事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

先安頓此數句方見遊不廢業此亦是作記中大關係處足為茅亭生色

每風止雨收一段直寫浴沂風雩氣象至手揮絲桐目送還雲進句則奇絕矣

我仲兄（子厚從兄柳寬字存諒）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墜廼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極一本作椒 椒山顛也）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發端數語大類莊子胠箧篇文字特語意變幻微有不同

此叙是堂舊為荒穢之區以起下意見韋公能新是堂於政理之暇所以為有功云耳

描寫

永州新堂記

柳子厚

將為窮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毁蛇)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音離 釃酒也)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

揣焉

樓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麓之樓為麗譙

意寓箴規無中生有見此篇非特鋪叙山林景物之美於治教尤有関焉必如是始不為苟作

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滲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隐顯迩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賛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户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

追古之極

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
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其游黄溪記傚太史西南夷傳皆奇作也記云北之晉
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閒名山水而州者以
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
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閒名山水而村者
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
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
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

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水不可狀。其略若
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爲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
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
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
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
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
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
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

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逐。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皇室主。蕭寧王華相遇。已久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
既居是。民啟安治以爲有道。元乃祖宣之。德遠祠。發稍
旋近今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既歸老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詳讀此記其地景物之美其人興趣之佳交可見也此段狀山石奇宕尽小丘之巨觀石死物也得柳子之文都似生活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子厚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餘步。當湍而浚者而字一本作之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壯一本作狀殆不可數。其嶔音欽山險也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產潘云剷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

畄其中以望三段只在眼前說景象何等雅麗山谷達观臺詩云瘦藤挂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余謂讀此記須讀此詩方識其妙

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無魚字）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兩悠字）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一本無士字）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或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又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

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按子厚漁父詞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江水綠東坡稱其以奇趣為宗。反常反道為趣。看來此記亦不減此詩風味

此書元和九年所作

是一篇攻擊辨詰体頗似退之諍臣論口吻大凡辨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辨亦理勝也

首辨不為史不宜在史館

此辨為史者有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

人禍之非

此辨為史者有天刑之非

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覆攻辨責得不可逃而步驟馳騁藏鋒不露讀之

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

旨有淺时
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
司馬遷作史記以迁言李陵武帝以迁欲沮貳師下之蠶室
班固作前漢書固犀罵洛陽令种兢上怒以事捕固死獄中
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衆怒譖之以為暴揚國惡魏武帝族誅之

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

此辨鬼神不福人之非故以鬼神渺茫者辨之又以生平自負者責之

此意言既不為則當去申上豈宜居受宰相榮已之意

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推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為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柳御連州更無浮說氣健而語又工讀之令人痛快机軸自李斯諫逐客論來

此辨其土之所出無不良之說凡物皆然此為至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柳州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敬子厚姊夫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心亂也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麄礦燥悍所中。礦古猛切銅鐵樸石燥先到切乾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麄踈密尋

此辨良者之利

此辨不良者之害

開鎖處以起下意

一轉好

凡特異而究之上下土之薄厚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膩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麄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頳不發（頳與悴同）叢蕪積纇重濁頹墣食之使人傴僂壅鬱泄欠生風戟喉癢肺（癢與痺同）幽閉不聦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華子歃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

運用十三個皆可以字句法則長短錯綜變化不齊

林希元曰此段歷言土之所出不必盡良者以破其無不可之說綸物而進及於人文字皆樸贍可喜

以上言物又轉入說人礼記云

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前漢輪囷離奇注委曲盤戾也液津液瞞謂脂出瞞瞞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拘攣音孿腕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象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期飲其羊以詐市人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

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輮輪關穿也輮回樽也

以上言人又樽而論物復引經以明之乃正意故以此終焉

下始興二字是借字說言不必服此藥更為上品於理尤勝足歷其辨

盧人

也

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冐没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以八角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

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薛應旂曰余讀論石鍾乳書。深以柳州之言為然。夫草木之生也。依於土。又禀於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均一土產也。或昔有而今無。或彼美而此惡要皆難以一定言。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得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羅景綸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

哉。又常聞晉王戎年六七時。與群兒戲于郊外。見李隔墻而生。群兒競取之。戎獨不取。人問其故。曰。李在園中則甜。在道傍而多。必苦。人驗之果然。由是言之。土產固不同矣。又如荔枝均閩品也。然在園林中。則大而甜。在山中。則小而酸。豈非彼美而此惡哉。善乎柳州之言曰。物之依土而產者。固不一性。而必謂土之所出皆良。信謬矣

此文直与屈平卜居辞相伯仲而悲憤亡聊之情溢乎言表
讀子厚此文見其人雖亡而其精英灵爽發揚昭著如此令人増感慨宋趙鼎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大都忠臣義士其轟轟烈烈之氣果有不可

祭呂衡州温文 呂温字化光

柳宗元

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餘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洩悠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卿即慶字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磨滅處但思呂衡州當此數語亦端耳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余獨取此末段其首截文辭破碎

丘於衡州生平履歷無甚關係令故不錄

記語無些字俗一段横恣之氣可掬

上云介峯寺閒此云面峯腋寺眼界張甚

叙其素朴似隱家風味

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閒。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墄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

叙其自適之趣只俯仰旁覩五句十二字寫盡景況自問自答趣甚

堂南之景

堂北之景

覩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戞雲低枝拂潭如幢竪如蓋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歩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

堂東之景

堂西之景

堂中四時之景

應前甲廬山

應前來為主人及体寧心恬等語

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骵寧

篤其平素有山水癖

人生爲累止在此待畢何時畢

関鎖

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輙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来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外求焉尚以冗員所覊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

韻亦趣

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其遊大林寺記云余與河南集虛范陽張允中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

因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来既而周覧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寂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曽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継来者

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此記結語有千鈞之力而意味闇然使後遊者能貫餘勇

冷泉亭記

白樂天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解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

起便古崛

春景

夏景

若樹景水雲景

四語更天然

滌人塵垢又趣

運用數作家未只以述而不作收之更趣

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日記。

讀之耳中潺潺如聞水聲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

府中三椽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氏風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為之造橋。府寮為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為人通懋府寮為之欽樹以適議又言於人謂諒故
纖嗇充棻乃知唐人風俗悉可書今人存開市鄙守
紵倩府祭散叢奴辭猶濕紅女眼瀟開巧期鬢攏酒簪
府中三錄詩示辦宦須重蒼倉家之美根搞函洲市道

寺崛

變幻

詢工

用文乎字亦好

五色土即徐方之土也翟羽即雉

梓州兜率寺文塚銘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為懷也遂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旗旌登龍於章黼玉於藻百工婦人雕磐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

要頓二句看下分釋

此段言文得天助極狀文之變

海運海氣動也

又用文之二字法

此言文不得天之助

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霓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熱燥之色。則有如春容。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

至意是欲埋于土中下又云卜於火卜於水卜於木者正以地土之叶吉耳河获塚得周書春共王褒孔壁得漆書此託言言其

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衣覆皆者。有珠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宅日更居龜而今之將聽龔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閟閟土叶吉。累累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粢

文欲為有用不欲為虛華上言文為有用之文此言勿為無用之文春秋時有石言于晉徃言石蟥者取其堅介隙清也

禮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壚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甎陶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為樂為土鼓為古桴以泄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竈乎。竅為井臺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為吾用。惟速化為百工之用。慎毋朽為芝蘭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毋濇為醴泉以味乎諂言。慎毋禱為城社以依鼠憑妖。慎毋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毋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蛢字年而為蟥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

子云儒術
以詩礼發塚
甚矣

之未返者亦命巫以中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来歸兮視
不汝醜在口吻而来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絶之年而麟見
崇文其無崇乎嗚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
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大中之
丁卯為戊辰之季秋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漢陵唐寢榭為荒草冷烟此塚却留千古每讀之遙以
太白澆蛻墓前哼曰劉生勸汝一杯酒
荊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是府解及第時崔

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畧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先叙褒驛之類敗　次叙所以丟麄者乃訊于驛吏而對之　此便叙州縣皆驛意　上言賓至之殘害下言厤役之殘害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浅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浅。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

郎有一二循吏能堪酷吏豈破壞乎

主意在此

既入刺史縣令而歸咎於上人不久任以致殘破

廬靡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旣。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戶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

方諺只是好吏如此良吏任一日則當盡一日之責豈有明日去即非我事者

上應前寧有頭惜心此應首攝暴班制

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饑當飽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樵以驛寓言文有關繫王文恪得樵集讀之曰此宇宙真文章欲學之惜乎晚矣

更有書何易于政績及書田將軍邊事皆奇文不能詳錄

首叙祖君欲創學宮乃為人才儒效求稱上意旨計也
借師借字巧語作借者非借字即孫棋合州縣皆驗之意

袁州州學記

李太伯

范陽祖君於治平初知制袁州欲興州學通判陳侁協力成之太伯旴江人李覯也為之作記首以儒效為言而歸重于忠孝深得垂世立教之旨即以記天下學可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句法 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句法 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句法 尼止也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范陽涿州祖君于治平初知制袁州 始制。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字法 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 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

次寫經營規模而以四代之學可見于經最是作家要

此言秦廢學害人心世風從茲大壞

此言漢崇尚[illegible]學風俗可

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厥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音釋菜）采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益見高古）秦以山西鏖六國。（鏖盡死殺人也漢書鏖皋蘭山下六國謂韓魏齊楚燕趙）欲帝萬世。劉氏（漢姓）一呼而關門不守。（壯語）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光武）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

觀入便知有忠孝意此言治世而闡礼陶樂亂世而死忠死孝便見李術明驗結意在杜利達尤得大本源

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一句結有華力）今代遵聖神。爾袁得聖君（句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譚作覃者非）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關涉世教萬世不磨滅也）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儌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末語收拾得好）

學記之文多矣。而多不傳。惟傳李太伯袁州一篇者何也。蓋以通篇以忠孝為主。末又以儌利達為戒。議論正

孝悌見孝術
世而死忠孔
閒禮陶樂亂
正言治世而
忠孝意
觀人便知於

大有關於世教不淺故特録此篇以爲世法不但取其
文詞之高明朗烈已也

一有不幸死當伏大節爲國死忠爲子死孝韋謝闕石房此世昔哉文
由庠序發古人之流天下治則讀禮樂以陶吾民昔非譚作豈
人心然此白此詰學有之華修力一令代遺聖神爾衰揚聖君法ㄅ俾爾
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親不敢去臣僚尚數十年敎道之謀

晋言古今典亡揔付于一夢中而是非得失且不必說其大覺之言乎

瞌荅金勵

陳希夷

陳摶字圖南周號白雲先生宋號希夷先生性好瞌高卧華山上金勵問之荅之云云詩林但載其所荅之詩茲拈出其所荅語以為悟道名言夜氣清明之心學于此可兩相印証

白雲先生卧華山之巔。方醒。有衣冠子金勵問以世事。先生荅曰。兩儀之下。孰爾孰我。千載之中。誰興誰亡。議者非項羽是劉邦。項羽自立為楚霸王劉邦漢高祖也記者悲靈均惟元亮。靈均屈原也諫楚懷王不聽自沉汨羅江元亮陶潛也辞彭澤令解組賦歸来譚者夸大丘泣范滂。大丘陳寔漢末范滂黨錮而大丘免看来盡是塵世中泥塗上。不如一杯濁酒一局殘棋。一枕鼾睡。身內乾坤。隨吾收放。勵曰先生以一

一睡而天地收于一腔古今定于一瞬識有道存也語及于道則治世出世共听之無心則睡也是道醒也是道

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覺破今古之往來。妙哉睡也。睡亦有道乎。先生荅曰。有道。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睡目。凡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目後醒心。心醒因見心。乃見世。心睡不見世并不見心。宇宙以来治世者以玄圭封。禹治水成功堯賜玄圭以白魚勝。武王伐紂有白魚躍舟中出世者以黄鶴去。仙人乘黄雀去以青牛度。老子騎青牛出閑訓世者以赤字推。以綠圖畫。赤字綠圖洛書河圖也吾畫付之無心也。睡無心。醒亦無心。勵曰。睡可無心。醒爲能無心。先生荅曰。凡人於夢處醒。故醒不醒。吾心於醒處夢。故夢不夢

世人乎夢夢醒先生乎醒處處對境莫任心對心莫任境是可以醒世之夢夢者

故善吾醒。乃所以善吾睡。善吾睡。乃所以善吾醒。勵曰。吾欲學至無心。如何則可。先生荅曰。對境莫任心。對心莫認境。如是已矣。焉知其他。因示以詩云。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来無所知。知来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

至人無心。醒時亦即睡。常人有心。睡時亦若醒。然則人惟常睡。則常無心乎。曰。開眼時。若能如陳希夷將劉項是非。陶屈悲懽。盡看作泥塵。而一切抹殺。則醒亦無心。醒心亦是睡心。心自與天通。希夷有歸隱詩云。紫陌縱

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贈种放詩云事不關身皆
是累心原未了幾時閒此二詩之語總與是篇文互發
也○其荅宋祖欲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正鼾睡閒思
張良悶想范蠡徒爭閑氣且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解
放肚皮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又云愁聞劍戟扶危
主悶見笙歌聒醉人語意出塵足供學人養心之助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于歐陽公醉翁亭記或謂元之詩不及文文有竹樓記詩無可取者余摘其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胸襟偶灑洒句法偶精詣与竹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此一節論竹之省費及樓之由所建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第三節論竹樓景物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

樓記俱稱工絶未易雌黃也

毋意特起明年何處之意

叙數年履歷之勞並轉入轉攺何恤易朽之竹樓之意入恰然

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第四節論登樓之勝）彼齊雲（樓名五代韓浦建）落星（樓名）高則高矣。井幹（井幹樓名西都賦攀而直上）麗譙（樓名曹韓建）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第五節論他樓之不足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年也取禾熟之義穀一年一熟一稔也）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宋太宗年號）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第六節論）

竹樓未遷朽且期後人葺治之

後村云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捄徐鉉貶商州為內相因議孝章皇后喪貶滁州真皇登極召還將困矣其詩乃云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徐氏曰江山不能作千古之玩惟文人能作千古之景唐之遺蹟盡圮而滕王閣以王子安之文存宋之遺蹟盡圮而黃州竹樓以王元之文存晉之遺蹟盡圮而蘭亭以王逸少之文存然則江山重文人乎文人重江山

乎向非三王筆墨則蘭亭竹樓與滕王閣不知蕩為灰燼碎為瓦礫沒為烟草予故謂有文章方能有宇宙

元之宋神童也少負才名識解卓越竹樓記亦窺其一班是記作于宋咸平八月十五日然云同志則竹樓不朽固自不朽于人心也予嘗謂竹樓易朽而元之此文不朽則竹樓不朽

此天道聖人立論而以勤字點綴下數段字因勤字生

咎夔一句包下數代相臣

丹鳳門即朱雀門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

用一思字發意而文法婆娑

此半言賢相之勤思遂開皇路之清夷

此半言奸相之毒思便凍致危君

于爲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

憂心私心便分邪正

此處結上言所係之重以見當慎

元之亡歲時即能詩家以磨麵為業題磨詩云但存心上正何愁眼下遲滑人

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文雖傷悱而一段嚴毅之氣溢于筆端可以想見其人此篇言宰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溫公諫院題名

輕借力便是轉身時噫元之忠邪之戒素所負蓄然也發爲文章故動有關於世教

記均爲垂世立教之文余聞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天之佑忠賢固如此然亦可見奸臣心腸所早作夜思者誠有如元之所言

朱晦菴曰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獨服文正公祠堂記首二段一篇要持一言先生以道尚於光武一言光武以道造于先生既引一易以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按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姓嚴光武拜諫議大夫不受耕釣于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好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論道舊故夜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

賛其道復而賛二人相尚以道之妙未仍歸功于先生

此記意高語歸先儒謂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余亦云亦然

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先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以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泱泱流水貌)

范希文作此記李太伯在坐閱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隱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旣因得此風字也

衢江濁歙江清其体狀景物與岳陽樓記並生色公真源流大守也

景祐元年。公赴桐廬。有瀟湘桐廬郡十絕。建嚴先生祠。圖方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時公為嚴州守。其與晏尚書殊書云。郡之山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淅江。漁釣相望。鳧鷺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千之隐茅。群峰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又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

唱交和忘其形體。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

巳之賜宜何報爲

最妙處在跳宗斷遺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真与岳陽洞庭同其廣氣象萬千四字包許多景致若在他人必費詞說覽物之情句為下張本下之許多意思皆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慶曆仁宗年號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岳州巴陵郡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檣舡帆柱也薄暮

省此而生

敘慘淡處極慘淡敘瀟洒處極瀟洒可謂文有化工

凡人做文字須是筆頭上筆得數百鈞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二柱〇此一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水鳥也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壁。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和悅也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文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〇后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綴上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情之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一致憂樂不在己則在物故一處一致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

起此公看来筆力有千鈞重

希文少時誦此二語大負人望世亦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識者恨之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樓貴行錄）

噫微斯人（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于此發之）

吾誰與歸（微非也無也結句有力勢重萬鈞）

滕宗諒字子京慶曆中以司諫謫守岳州重修楼時以子京作楼范文言記蘓子美書郡楼記篆須號三絕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所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乃其素志也而發之於岳陽楼記乃知古人為文特假景地以寫自己一段襟趣若

他人作此題。必備述岳陽形勢。公只以氣象萬千一語該之。而詳體人情憂樂之致。想其胸中。已盡收拾宇宙山河景狀。并收拾人物悲愉景狀。故不覺先憂後樂之志。油然陳之翰藻間也。

好施與便是親親仁民之大綱

前段區畫最得法

敘得詳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仲淹樂善愛物親親仁民嘗置義庄于里中計所入以贍宗族錢公為記之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納出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

未貴顯時有此志此即是先憂後樂之志
數志字与上好施与好字應沒無以為歛方是真義
引晏子段正是表范公能彰君之賜

家居。俟代者與為。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

文正公相宋事業豈止晏子相景公事業大約于義田亦微其微

錢公還來看見宋世仕人有已貴而遂族里侵占其業者

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于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于他人乎。是皆公之

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邉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范文正公竊負給族人之志即是先憂後樂意思為天下與為一家原無二道公推給族人之志以給天下故入相出將真能先天下憂而後天下樂錢公行文最有法令他人作此必盛述范公德業而後及義田反失本旨然止云義田事而不補德業意則又不見是范公義田此文通篇敘義田而未補云忠義滿朝廷因以遺世云云則范公生平不言而盡言矣妙妙

上師四語乃效法于聖賢寓不足今時營進好事之人意

志倦體疲一段乃素位而行行所無事見已不必與人勢更人亦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司馬公創園于國子監之側名獨樂自別不淂与衆同也日以種竹澆花為事自比唐晋間人盖憒當時金陵行事不出與之較也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袵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徐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肝腸卷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不必与己勞更皆與當時好事自勞以勞世者相反其詞意忘遠

坡公此詩且冥且諷亦甚有致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而名之曰獨樂。
蘊東坡咏獨樂園詩以寄司馬公云。青山在屋上。流水
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履。竹色侵
盃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
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
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
童頌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我不舍。名聲
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學喑啞。誦東坡
此詩。蓋謂新法害民。蒼生属望司馬起相。言兒童走卒

皆知終當進用也。言獨何事。言欲安歸。諷其出而仕也。

言學喑啞。激其言以復攻新法也。

筆洞生曰司馬公才堪旋乾轉坤全是與天下同樂之志退而獨樂于一園非其志也記此園也其表已之不與衆爭耶其憤有不得遂與民同樂之意耶其惜不得胥天下而太平之以共遊于此園耶

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体明戢守筆力高簡可以想見其人

為諫官之律令格式無出于此轉入名利而語尤奇非温公不及此

題名關係之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為諫官之律令格式無出于此）天禧初（真宗年號）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年號）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年號）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其也忠其也詐其也直其也曲嗚呼

重由前言之有褒貶爲由後言之有勸懲爲結句三四語凛凛乎嚴霜烈日

可不懼哉。

此篇當與歐陽公上范司諫並觀名利兩語真有力量蓋溫公天資本好加以學力猶不可及如更新法傅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當時張宣公云使其當時應荅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地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涵養故臨事發言臨文著作皆能如是中理近於終條理者矣

首三句說到之語為一篇之綱下分君子小人正是轉處復轉一語云小人無朋君子有朋安得此驚人之句

辟小人是偽朋

辭君子是真

朋黨論

歐陽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方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

朋

音句用辨字此用退字用字方是真辨

堯時之朋

舜時之朋

紂臣只是黨

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

周時之朋　漢末以朋為黨而亡　唐末以朋為黨而亡　翻上通前力為先發連下五個莫如字文法錯落可論

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除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更相稱

此用倒收法把舜武作掉尾止欲應能辨君子小人意

歸根之論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

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羅大經曰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論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朋。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朋始立。則有自家他家

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歐陽謂共為一朋。則治。人各異心則亂亦只是參透此理。

旁設君子小人為立論張本文章便有眼
力辨其必不近人情

縱囚論

唐太宗六年縱囚歸家約以明年就獄及期果至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來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

說出太宗求名意可謂推見至隱

推得極到

斷得極是

無之理亦必如此

恩德入人之深而殺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

窮究到底見太宗此事只可要一時之名不足為可常之法以帝王為求灌而最

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永叔之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測

記者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体信矣

此篇是記變体大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体非也逐篇叙事無韻不排只是記体第三段叙景物處雖似賦然鋪叙記中多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遶也）滁（地名）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此一截說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水）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未說破姓名）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前面相應）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

凡六段

以上說景以下說遊

以下說宴

以下說衆歡

以下說醉歸

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節說朝暮四時景象至前開說後總說歸於樂處

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節說滁人同樂於此亭也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觥酒爵也唐人會飲遺酒令者以籌記罰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此一節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

已而夕陽在山。人

描出當日景象觀者亦樂何況當人

到末方說出姓名法詩從誰在矣張仲芷友之言

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節說太守所樂之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附黃山谷隱括醉翁亭記見草堂詩餘

環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瑯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意也得之心寓之酒也若野芳佳木風高石出景無窮也○遊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觥籌也太守醉也諠譁衆賓歡也況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太守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謂醉誰醉翁是也

可便含清之意

首句見同樂意

本宋祖制亂柔說便見此地所以滑豐樂之大原由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歐公作亭于滁泉之上與民共享其豐和樂逸故為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

要緊要語亦蒼

一段語精神氣象俱勝

此正言民之豐樂處

此乃叙己與民共遊于豐樂之天

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掇幽芳春景蔭喬木夏景風霜秋景氷雪冬景四時與民同也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民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安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

傳稱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必賴於前王故此記從祖宗平亂致治說起以見民生所以豐樂之由中間俱本此意來說云上之功德涵濡于無事之天而末以刺史宣上德意來之如此說來便見是一篇泰平文字又便見是與民共醉王澤非徒山水之間為風流太守

凌虛臺記因盛而逆料其衰東園記因廢而追憶其盛俯仰之間同一感慨而文字變化各極其趣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其妙如

真州東園記

歐陽公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榭賓之

右南大夫節徐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之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加著也歟公真荊東國記亦善描寫此意[illegible]

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桂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為。凡圃之所載。皆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此處舊有真天下之衡一段辭不甚古故刪之予以謂三君

引末說出此意此又是大旅節處方于其樂意思主張得好未然以前全不道及為民事却幾于旅遊了

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其作有美堂記敘錢塘之美云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

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
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于此
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
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
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梅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柳耆卿錢塘詞亦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
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
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此詞
亦善描寫

起語倚

蘇秦不遇歸嫂不為炊朱買臣貧負薪為業妻求去

敘世態炎涼之變以起韓

晝錦堂記

歐陽脩

韓魏公祐罷相出鎮長安或獻以詩云是非真閑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上醉春風此詩蓋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晝錦之榮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作晝錦堂而歐公為之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

則不然
見人能不以
富貴為榮所
以為盛德
牙車輪輞牙
也纛車上羽
旄幢也符此
一段方繳歸
題志

歷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湘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康武

許其所先之詩便見不在富貴在功德工只言魏公志不在富貴而在功德此處正言其功德之實喜為天下道句極有味

之節來治於湘。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湘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歐公文章多典實平正若此篇可謂華實並茂

按魏公為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即晝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着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嘗謂魏公之生豈偶然哉其登第也雲見其遇世也星實豐功茂績今古罕儷晝錦堂記語非夸也

文品芾函卷之二畢